

米嘉的五分

斯·柯索夫 著

王 石 安 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米嘉的五分

图：陈逸飞画

文：陈逸飞画



米嘉的五分

斯·柯索夫著
王石安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С. Косов
МИТИНА ПЯТЕРКА
Детгиз 1952

米嘉的五分(中) 定價2,200元

原著者	斯 · 柯 索 夫
譯 者	王 石 安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書號：譯0004 印數1—10000 1953年3月初版

目 錄

米嘉的五分	一
老教師	九
除夕	二二
介選施卡	二八



米嘉的五分

米嘉和遼尼亞功課沒有溫好。他們昨天吃過中飯就出去釣魚，一直到深夜還沒有回家。他們捉到這麼好的鰱魚——叫人真捨不得離開河邊。

一直到早晨，他們在學校裏才想起，今天要問問題了。

老師走進教室，問了一聲好，眼睛看着全班的小朋友。

遼尼亞用胳膊肘推推米嘉：「他看着我們呢！糟了！」

趁老師在桌上攤開書本，打開班級日記，遼尼亞從文法書裏撕下兩頁，偷偷地放

在課桌裏。

「拿掉！」米嘉想拿掉那兩頁東西，可是遼尼亞低聲說：「你怎麼啦，怕難爲情嗎？」

老師叫：「遼尼亞！」

遼尼亞走到老師桌子旁邊。

「今天文法要問什麼？」老師問他。

「今天問的是：語根、接尾語和接頭語。」

「那麼你回答吧。語根是什麼？」

遼尼亞昨天聽老師說過，可是釣了魚，什麼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語根是……語根就是……」

再說不下去了。遼尼亞皺着眉頭望望老師，低下頭來。

老師就說：「米嘉，你來幫幫你的同學吧。」

米嘉回答問題，從來不看書，也不看同學的練習簿，他不歡喜人家提他。如果在別的時候，他早就坦白說他不知道功課了。可是這會兒他面前放着教科書裏撕下來的兩頁書，文法規則都用粗體字在上面印好了。他的

眼睛不由得溜過了那幾行（註）。米嘉動搖了：「回答嗎？」後來他搖了搖手——在座位上回答，老師大概不批分數的。於是他就回答了。

「好！」老師稱讚他，同時爲了掩飾自己的冷笑，好像什麼也沒有注意到似的，摸了摸鬍子。

遼尼亞又開始解釋什麼是接尾語，可是又搞糊塗了。

「米嘉，再幫一下忙吧！」

米嘉好像給帶着走似的。現在不回答不行了。他用眼梢讀過關於接尾語的幾句話，就回答了。

「怎麼啦，」老師說，「米嘉功課回答得出，遼尼亞回答不出。米嘉，把你的成績表拿來！」

他給遼尼亞批了兩分，給米嘉卻批了五分。

同學們在課桌後面哈哈大笑起來：

「好兩個釣魚人！」

（註）米嘉站起來的時候，課桌板翻起來，所以他能夠看見課桌裏的兩頁書。情形見第一面插图。

米嘉拿到了五分，起先很高興！接着他想：他到底爲什麼能夠得到五分呢？他不知道功課，偷看了教科書。這個五分是憑空得來的。老師當然以爲米嘉功課學好了。其實這是欺騙！

米嘉開始聽別人回答。各有各的答法：有的得了四分，有的得了三分，有的也得了五分。

老師用心地批分數。批到五分的人，先欣賞一下這個分數，再戰戰兢兢地蓋上了成績表，回到座位上去。

米嘉又想看看自己的五分。他打開成績表。怎麼啦？他覺得老師從來沒有打過這樣難看的五分。下面半圈勉強看得清楚，一劃的右角不是向上翹，而是向下折。這個數字寫得瘦瘦的，沒精打彩的。

達尼亞拿了兩分，還悶悶不樂地坐在那裏，一面看着自己的成績表，一面用一隻手指劃着那兩分，好像想刮掉它似的。

「你高興啦？」他斜着眼睛看了看米嘉的五分，問他說。「誰說『拿掉，拿掉書頁』的？好極了！……」

米嘉把自己的成績表塞進書包，免得再看見它。

第二天，米嘉功課準備得很好。他還存着一個希望：老師也許會再問他一次文法。那時候他可真正地回答出來了。

遼尼亞也準備好了。他到學校裏來是嚴肅的，聚精會神的。

「文法我已經背熟了，」他堅決地說。「我的兩分不會留下來——今天我用五分來遮掉它。」

上課的時候，老師叫遼尼亞出去。遼尼亞走出去，不慌不忙地咳嗽了一聲，把襯衫拉了拉直：

「語根，……」

他講了又講，……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全身彷彿長大了。他一會兒講規則，一會兒舉例子——彷彿在唸詩。

老師手剛伸到墨水瓶去，就停着不動了。

「這才是回答！這才是好漢子！的確值五分！」同學們低聲說。可是沒有問到米嘉文法。

米嘉越看自己的那個五分，就越覺得它不順眼。這裏有別種科目的分數：有五分的，有四分的，也有三分的。這些分數都是他自己的，應該得

的。可是這個五分不是自己的。在遼尼亞回答以後，這分數更加刺心了。

回到家裏，父親問他：

「米嘉，怎麼啦？」

「沒有什麼……」

「你得到了什麼分數啊？」

「好分數。」

「成績表給我看……」喲，文法得到了五分！」

「批得沒有什麼來由。」

「怎麼『沒有什麼來由』？五分不是隨便批的！」

米嘉對這分數再也忍不住了——馬上收拾起來，將成績表放進書包，

去看老師。

老師正在家裏，坐在桌子前面看練習簿。

「米嘉，是你？做什麼來告狀呀？你來有什麼事嗎？」

「老師，請您給我改一下分數。」

「改什麼分數？」

「文法的分數。」

「給你批的分數還不好嗎？我批的是五分啊。」

「把這分數改做兩分吧。」

老師追問他：「兩分？到底是怎麼回事？」

米嘉轉身望着牆，臉紅了一下，急急忙忙地說：

「您問我的時候，我偷看了書，因為我

實在不知道功課。我和遼尼亞一起去釣魚了。」

「啊，原來如此！……幸虧我還沒有把分數記在分數簿上。可是你現在知道功課了嗎？」老師問他。

「我知道了。」

「讓我來問你一下。」

老師每一篇都問到了。所有的問題，米

嘉都決斷地回答出來。



「五分隨它留着吧，你知道的！」老師說。

米嘉這才輕鬆地嘆了口氣，把成績表遞過去：

「老師，請您把這五分改一改。請把這一鉤寫大一些，再加上一點。好像批一個新分數一樣。」

米嘉請求做的事，老師都做到了。

「現在好了。」米嘉小心地把那分數吹了吹，讓這分數乾得快些。

「現在這分數是我自己的了！」

老教師

老師戴上眼鏡，開了檯燈，把一疊練習簿拉到身邊：

「好，讓我看看這些本子裏有些什麼玩意兒吧！」

這是謝遼查的練習簿。這學生喜歡讓老師先拿到自己的簿子，所以總是搶先將簿子放在一疊簿子上面。他寫字的時候，頭稍微向一邊歪，臉上微微露出笑容。因此他寫的字母也好像在微笑：圓滾滾的、滿漂亮的、帶着快樂的花體筆劃。

老師拿筆尖沾沾紅墨水，批了個「五」分。

安靜正經的萬尼亞，總像播種一樣，整頁寫滿又端正又正確的字母。

老師盯着這一頁字看，甚至用手掌把它摸摸，就像摸摸寫字的孩子的頭一樣。

老師有很多這樣的學生。他在他們默寫出來的東西下面批上四分、五分，然後簽上名字。

這裏一本練習簿是米嘉的。

「米嘉爲什麼把練習簿夾在中間呢？」老師想。「以前他總是搶先放在上面的。」

他把練習簿一打開——啊的叫了一聲：字母有的向右，有的向左，好像被暴風雨刮倒了！那一頁末了，有塊墨跡代替了句號。

「他出了什麼事情呢？」老師擔憂起來了。

他一頁一頁地翻着這本練習簿。前幾次默寫不錯：有的四分，有的五分；筆跡有勁而且很有把握。可是現在得批個兩分。

老師回想起米嘉上課的情形。老實說吧，他行爲不大好！他總是有些心神不定的樣子：一會兒看窗外，一會兒看天花板，問題回答得也不好。

「不，這裏面定有什麼問題！必須去瞭解瞭解才好。」

老師批完其餘的練習簿，站起來伸手拿帽子。

「華西里，你上哪兒去呀？時候不早了，」他妻子說。

「什麼不早了！華爾華拉，我真糟糕：學生米嘉的默寫得了兩分。」
老師把米嘉的練習簿放在大衣口袋裏，就出去了。

老師在村子裏住了四十多年，這四十年來他從不間斷地教育着孩子們。他到這兒來的時候還是個年輕的老師，身材端正，額髮蓬鬆，可是現在頭髮一根也不剩了，鬍子也白了。老師臉上只有一樣東西是老樣子，就是一對靈活而又快樂的灰眼睛。

老師早期的學生年紀都已經大了，現在親自領着孩子到他這兒來讀書。有很多人已經成爲工作隊長、獸醫、農學家。集體農莊的主席也是他的學生。可是直到現在，老師還是很關心他們。

春天他會到集體農莊主席那兒去說：

「安德烈，你播種的事情都準備好了嗎？」

「老師，都準備好了，只是種子還要檢查一次。」

「安德烈，那麼檢查吧，是時候了。」

有時候集體農莊主席帶了他的工作隊長來看他，說：

「老師，我們想開闢一個大果園……」

「嗯，事情不錯啊！」

「可是我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事情做得更好。我們這兒喜歡學園藝

的人很多。我們來跟你商量，我們派誰去最好呢。您總知道我們中間誰去比較適合些。」

老師在自己記得的所有老學生當中挑出人來，提出來商議。他心裏暗自高興：

「好，我們村裏不久就有自己的園藝學家了。我的孩子都長大起來了！」

可是現在老師出了一件倒霉事情。這事情雖然像根小刺，可是很痛。他的學生米嘉讀書忽然不用功起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呢！要是你上集體農莊主席那兒去問，「你播種都準備好了嗎？」他忽然反問：「老師，你的學生都可以升級嗎？」

老師匆匆地沿着街道走。在一個個被燈光照亮的窗子裏面，看得見一家家的人圍坐在桌子旁邊吃晚飯。有幾家院子裏還有桶在碰響，還有人在談話。可是街上已經空了。月亮剛從屋頂後面爬上來。天氣很冷：雪在腳下簌簌響。

這兒就是米嘉母親的屋子。米嘉的母親也在他那兒讀過書。她過去是